

纪念郑振铎一百周年诞辰

郑振铎研究 论文集



郑振铎百年诞辰学术
研讨会 编

陕西文艺出版社

纪念郑振铎一百周年诞辰

郑振铎研究 论文集

郑振铎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 编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新登字 05 号

郑振铎研究论文集
——纪念郑振铎一百周年诞辰
郑振铎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 编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世友电脑公司排版
省市计委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斗西路 21 号 邮编:350005)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11.5 印张 10 插页 270 千字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80640—231—4
I·186 定价: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郑振铎(1958 年)

文化之前驱
民族之脊梁

——程思远

贺郑振铎纪念馆开幕

文化之前驱
民族之脊梁

丙子年春

程思远

此身愿为人民献

此心益坚党是从

最叶圣陶曰为郑振铎公百年诞辰
书怀纪念

袁启彤

此身愿为人民献
此心益坚党是从

——袁启彤

弘揚振鐸愛國精神
緬懷偉人高尚品格

紀念鄭振鐸百年誕辰
戊寅初夏 游德馨

弘揚振鐸愛國精神
緬懷偉人高尚品格

——游德馨

博學多藝
愛國至誠

紀念鄭振鐸百年誕辰

戊寅年秋日 何少川

博學多藝
愛國至誠

——何少川

文学巨星

——温附山

郑振铎纪念馆留念

文学巨星

吴克勤温附山合赠

一九九六年

开展郑学研究
宏扬东方文化

丙子仲夏 长桑玉藻潘心城书

开展郑学研究
宏扬东方文化

——潘心城

纪念郑振铎百年诞辰

多才多艺学识渊博
人格高尚业绩厚重

林强



戊寅年
三月

多才多艺学识渊博
人格高尚业绩厚重

——林强

中华巨子

郑振铎同志纪念做落成

福州骄傲

丙子林守箴



中华巨子
福州骄傲

——赵守箴

毕生长葆天真
文苑永留正气

——柯灵

鄭振鐸紀念館

畢生長葆天真
文苑永留正氣

丙子年春 柯灵敬題



功夫深處却平夷

慶祝鄭振鐸紀念館成立

乙亥歲暮清園王元化

功夫深處却平夷

——王元化

不肖今人愛古人

為
長樂鄭振鐸紀念館題

黃裳



不薄今人愛古人

——黃裳

鄭振鐸紀念館惠存

小說月報留偉跡
奉獻精神忠事績
搜尋版本聚書庫
百年功載史籍

九十二歲胡絮青敬書



小說月報留偉迹
奉獻精神忠事績
搜尋版本聚書庫
百年功載史籍

——胡絮青

拳拳爱国心 献身堪配前贤
漫漫文化路 著述可启后学

——陆荣椿

郑振铎先生百年诞辰纪念

拳拳爱国心 献身堪
配前贤 漫漫文化
路著述可启后学

戊寅年孟春 陆荣椿

近代文坛崇高手

吴航故里仰前贤

郑振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

吴航故里仰前贤

近代文坛崇高手

吴航故里仰前贤

——周哲文

序 言

陆荣椿

悠悠岁月的无尽流逝，足以淡化、销铄人们对于古往今来一批又一批伟人、哲人、名人的铭心刻骨的忆念。然而，由于某种民族的、文化的、乡土感情的和其他一时难以说清的原因，一些人物的名字，却会长久留在海内外同胞的脑中不能抹去。长乐郑振铎先生，无疑属于其中的一位。

曾记得，十年前在北京友谊宾馆参加过为纪念郑振铎九十诞辰而举办的学术讨论会。会上不少学者专家或宣读论文，或畅谈体会，充分肯定了这位崛起于“五四”时期的著名作家和学者，在倡导新文学、拓展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以及在挖掘整理中国传统文化、文物考古方面作出的贡献。此后，在严肃的文艺作品以及学术性著作出版比较困难的情况下，郑振铎先生又有多种著作被重新印行，甚至于，堪称皇皇巨帙的二十卷本《郑振铎全集》也即将问世。而后学们关于郑振铎的研究性著述也时有出版。这些都可以印证：人们并没有忘记郑振铎，相反，人们将从这位文化界前辈身上，以及他的众多著述中，吸取到丰富的精神养料。

郑振铎的一生的大半，是在旧中国度过的。为此，他也经历了许多严峻的考验。事实表明，郑振铎是一位仁者、智者，也是事业上的一位强者。作为现代文化人宝贵品格与特点的体现，郑振铎一贯追求光明，追求民主与自由，追求真善美的结合，从未脱离社会现实，也从未疏远人民大众。而他那强烈的爱国热忱，又

与严格保持民族气节相联系。在创作与研究方面，郑振铎思路敏捷，视野开阔，勤奋探索，勇于开拓，给人很深的印象。而他的不计得失“做傻事”精神，倒每每导致走向成功，真是应合了古人所谓“艰难困苦，玉成于汝”的话语了。

“五四”前后，一些急进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轻率地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而冷静对待这一问题的郑振铎，却主张一分为二，合理地继承。为此，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古代木刻画、古代绘画、有关文史古籍、以及珍贵文物图籍，作了大量的发掘（搜集、抢救）、整理和研究工作，成果十分显著。今天看来，这是郑振铎为了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传统而作出的一大功绩，意义重大，可惜至今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由于曾经应邀编辑《郑振铎选集》及撰写《郑振铎传》的关系，十多年间我曾有机会多次阅读郑振铎的有关译著、作品和论文。每次读后都有新的感受，新的收获，我的心灵深处，似乎同这位文化界前辈又多了一份沟通。

今年适逢郑振铎先生百年诞辰，他的故乡——福建省长乐市及其他有关部门准备隆重开会纪念这位文化名人。同时，邀请国内专家学者撰文，编辑出版《郑振铎研究论文集》，这无疑很有意义。我相信，它对于吸引更多的研究者深入探讨郑振铎的文艺写作生涯及学术研究道路，以及吸引更多的读者了解郑振铎其人、其著述，都是有帮助的。

1998年7月于北京

“长乐郑振铎”

(代序一)

郑尔康

每个人都热爱自己的家乡，父亲热爱养育他的温州，但更爱的是他并未在那里生活过的长乐，而且他对长乐的爱是那样地深切，那样地执著，关于这方面，有着许多感人的故事：

一、两枚印章

“长乐郑振铎”这是他常常以为自居的。记得他当年曾有一张名片，上面并未印上任何的头衔，而只在正中印了“长乐郑振铎”五个黑体字。而在他的印章上，也往往忘不了要刻上“长乐”二字，我亲眼得见的便有三枚，其中的两枚是一对，一枚刻的是“郑振铎”，另一枚刻的是“高君箴”，而这两枚印章的边款，各刻着一个“长”字和一个“乐”字，两枚合起来，就是“长乐郑振铎”和“长乐高君箴”，因为父亲和母亲都是长乐人，这是他俩结婚时，父亲的挚友瞿秋白，作为礼品亲手所刻，可谓“弥足珍贵”，遗憾的是，不知何时何地丢失了。另一枚是父亲的藏书章，上刻“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可见在他最心爱的藏书上，也总是忘不了要把家乡“长乐”印在上面。

执著的乡情还使父亲常在撰稿或编书时，特意地在署名时冠以“长乐”二字，如他在三十年代，为他所编印的《清人杂剧初集》所写的跋文末尾，就署名“长乐郑振铎跋”；而在他四十年代

编印的一部明清传奇集的书名就是《长乐郑振铎汇印传奇第一集》，此书的序文的落款也是“民国二十三年七月七日长乐郑振铎序”^①；直到在他遇难前^②的《最后一次讲话》^③中，他也说道：“我是生长在温州的福建人。”

二、“乡音无改”

我家从曾祖父带领全家离开福州，到我已经整整四代了，但是从我懂事那天起，便听父亲、母亲、老祖母和其他长辈间，日常生活中的交谈，都是讲的福州话，可说是“乡音无改”。无论在哪里，父亲凡遇到是家乡来的人，就总爱用福州话交谈几句，他第一次在上海与胡也频见面时，他知道胡也是福州人，便和他用福州话交谈，胡的福州话讲得很生硬，但依然勉强地和父亲讲福州话，这使父亲大为感动。他在后来回忆胡也频的一篇文章^④中写道：“他（指胡也频——作者）和我见面的时候不少。他那生硬的福州话，常使我很感动。我虽生长在外乡，但对于本地的乡谈，打得似乎要比他高明些。”父亲热爱家乡，因此对家乡的人，总有一种亲情之感。

但是，父亲并不偏狭，譬如他跟我和姐姐虽然有时也讲福州话，更多的是讲国语^⑤，他希望我们不要忘了乡音，但更要讲好国语；1936年夏天，他在向当时在福州的郁达夫先生介绍来访的家乡文学青年陈洪海时，也是讲的国语，因为他认为“中国之知识界应一律说国语，如知识分子一直因循下去说他的方言，则国语永无普遍之一日。”这就是说，他既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热爱祖国这个“大”的“家乡”，因此，我现在既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也能讲几句蹩脚的福州话，这恐怕都是得益于父亲潜移默化的教诲。

三、还是家乡的饭菜香

在饮食习惯上，父亲和老祖母在世时，我家始终保持着浓浓的福州口味。老祖母做得一手地道的福州菜，于是父亲和我们全家都可经常大饱口福。用红糟做的鸡鸭鱼肉啊，是日常餐桌上所少不了的，而炒粉干^⑥则是父亲最爱吃的点心，他最后一次出国前，在家里吃的最后一顿早餐便是炒粉干，而老祖母用红糟炒制的肉松、鱼松，色艳味浓，更是任何食品店买不到的，堪称一绝；以至父亲在二十年代流亡海外^⑦时，也忘不了要带上几瓶，在客舍感到孤寂时，用它们来佐酒，胜过了任何佳肴，同时也可寄托他这个海外赤子的思乡情怀。当一年半以后，父亲结束了流亡生活，回到国内，老祖母为爱子做了满满一桌福州菜，父亲一边津津有味地大口咀嚼，一边满脸孩子气地不断笑着跟老祖母说：还是家乡的饭菜香啊！

父亲好客，每当他在家里宴请宾客时，便是老祖母大显身手之时，于是，除了红糟的鸡鸭鱼肉外，还有一道道诸如炸瓜枣^⑧、扁肉燕^⑨、鱼丸汤，以及甜点芋芳糕^⑩等琳琅满目，客人们都叫不出名堂来的福州名菜摆满了大圆桌。宾客们则推怀换盏，大快朵颐。于是“郑家菜”在京沪一带文化界声名远扬，人们则以能亲口品尝到“郑家菜”为一大快事。当年鲁迅先生便是我家座上常客；而冰心每次到沪，父亲也必定要以“郑家菜”为她接风。

虽说“郑家菜”离不开老祖母的高超手艺；但，更主要的是因为它是出自郑振铎这位“大名人”之家。由于此原本普通的福州家常菜身价倍增，成为了父亲的一大骄傲。

“郑家菜”的名声，解放后都传到了北京的中央领导层，胡乔木、习仲勋成了我家座上常客。陈毅元帅也曾多次半开玩笑地跟

父亲说：“振铎，哪天请我到你家去吃饭呀?!”父亲则十分认真地说：“一定！一定!!”可是因为大家都忙，他俩的约会始终未能兑现。1958年金秋十月，父亲最后一次出访前夕，在国庆节的天安门观礼台上，父亲和也将要出国的冰心^④站在一起，忽然，父亲和她悄悄地说：“等我们都回来后，我一定请你去我家吃一顿老太太做的家乡菜。”谁知，这竟是父亲和这位同乡挚友一生的“最后一次的充满了热情和诙谐的谈话。”^⑤

四、家乡的歌最美^⑥

作为一个“俗文学”的爱好者和研究者，父亲对家乡的民歌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里也有一个动人的故事：

那是1926年7月的一天，父亲当时和外祖父高梦旦以及商务印书馆的几位福州籍同事，正在莫干山避暑。这晚月色格外的皎洁，“初升的月，如水银似的白，把她的光笼罩在一切的东西上；柱影与人影，粗黑的向西边的地上倒映着。山呀，田地呀，树林呀，对面的许多的屋呀，都朦朦胧胧的……”

多好的月呀！一位先生赞叹道。

和父亲一同沐浴在这柔秀的月色中的各位先生们，各自随意地躺在摇椅上，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的遐想。不知过了多少秒，多少分，多少刻……忽地，一个女孩子清脆的歌声漫溢于朦胧的空中，如一池静水泛起涟漪似的，立刻一圈一圈地扩散到整个池面：

月光光
照河塘
骑竹马
过横塘